

五月梢，在蒙古草原上，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。

这里是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，一望无边。

响晴的天头，天空瓦兰瓦兰的。连一丝一挂的云采也没有，燕子在天空飞着，鹅鹑唱着歌。

地上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。在草棵子里，开放了兰色的马兰花，粉色的喇叭花，小瓣的猫眼睛花，素淡的野菊花。风吹过来，簇簇的五花杂草全在点头哈腰，车轱辘菜尖又尖，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。

有四辆胶皮车，出了通辽县城，朝西北方向走。车把耍着鞭杆，马耍欢，胶皮轮子在草上压了浅浅的沟。

这支干部队伍，一共有三十多个同志，有军事干部，群众工作干部，妇女干部，文艺干部，另外有十几个随身带的警卫员。“九三”胜利以后，他们为了贯彻“七大”路线，放手发动群众，推翻三座大山，建立东北根据地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延安的窑洞，别离了宝塔山，渡过黄河，跨过吕梁山，在张家口又耽搁了一些时间，几个月的行军，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五月下旬到了通辽，才知道四平已经撤退。从通辽到开通的铁道被掐断了，他们又是多么急于到哈尔滨的东北局去，去参加新的战斗。现在，只有通过这片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了。

从通辽到瞻榆县，中间有二百多里大草甸子，茫茫无边。人地生疏，情况又不熟。听说前几天，蒋介石派白云梯到内蒙进行活动，勾结地主武装，密谋策划反革命叛乱。同志们都明白，这次行军是非常危险的，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。但是，大家都下了决心，谁也不愿意留在通辽，就到大风大浪里闯一闯吧！

领队的是曹团长，是个老红军。他跟着刘志丹闹过土地革命，抗战以后，他到了八路军挺进军，带着一个主力团挺进到北平附近，为了开辟平北根据地，一直深入到承德山区。在敌人层层封锁下，他指挥部队作战从容自如，蹲在指挥所的战壕上，把望远镜一晃，眼睛一立，胳膊一扬，下了决心，指哪打哪，打哪胜哪。打完了仗，他把望远镜一撂，大红脸一松，和同志们嘻嘻哈哈的开着玩笑，大家和他在一起，都觉得心里托底，也有了胆子。

曹团长心里怎样盘算呢？他想：内蒙自治联合会已经开过了会，乌兰夫同志作了政治报告，东蒙西蒙联合一体，内蒙的革命势力是靠得住的。又有一小队蒙古骑兵，给干部队作向导，再加上干部队本身携带的武装，六支大枪和二三十支短枪，觉得问题不大，他很有信心，一定能把干部队带到哈尔滨。

车轮子在草地上轻轻的滚，车不沾土，马蹄不沾地，一猛劲，就跑了一截子地。四辆大车，全放开了长溜，中间隔着草棵子，前边的蒙古马露着白耳梢，咳咳的叫唤，一听多远。

甩手无边的东科尔沁中旗呵！前无边，后无际，中间是一片草海。

曹团长多年在华北坚持抗战，从陕北到华北，从晋西北的

吕梁山，到平西的百花山，七八年时间，都在山沟里和敌人兜圈子，不是行军，就是打游击，真有些腻了。现在，他看见了这大片量坦平的草原，眼睛敞亮，心情格外痛快，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。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野草是那么清香，淡淡的冲着鼻子。他摘下了图囊，用胳膊触着旁边黑胡楂子的王耀东，兴奋的对他说：

“老王，你看，这是多么大一块草原呵！”

王耀东穿一套八路军的旧军装，灰不溜溜的，敞着风纪扣，露着粗布衬衣领子，好象才下战场一样，软帽遮上套着一付毛边的玻璃风镜，遮着窄腮邦子大颧骨，显出风尘满面的样子。他的眼睛盯着草地，心里想着草地，他是多么希罕这草地啊！他生在东北农村，记得小时候，村前就是一片大草地。他在草地上放过马，割过草，捉过蝥蛄，打过蚂蚱。“九一八”后，从东北流亡到关里，他已经十四年光景没有回到东北了。现在，他真想在草地上打个滚，唱一支《松花江上》，全部精神贯注在大草原上，曹团长用胳膊触他，仿佛被蚊子叮了一口。

“老曹，你走吧！从西满到南满，从南满到北满，尽是大平原。”

曹团长问：“哈尔滨附近也是平原么？”

“一路上你看不到山的。”王耀东骄傲的笑了笑，扬着手说：“甚么也挡不住我们，这里铁路四通八达。不是国民党占领了四平，我们坐火车，一天功夫就到哈尔滨了。”

“这里真是好地方。”

“东北是我们革命的宝库。”

“老王，到东北局，你想做甚么工作？”

王耀东很自然的说：“听从组织分配。”

曹团长知道王耀东一直在军区里工作，他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。

“我相信组织上还会让你干这一行，蒋介石来进攻我们，我们干军事的，就闲不下。”

曹团长哈哈的笑起来，红脸旦晒得快冒油了，脖子上套着望远镜的小皮带，车一颠簸，那小皮带上下一抽一动，不住的摇摆。

这功夫，大车走进一片蒿草地里，蒿子溜马腿肚子深，洋铁叶子打着车轱辘沙沙的响。

王耀东和曹团长唠一会嗑，转过了脸，用手拍着身旁的刘群，他是一个专区的农会主任，为人和气，一向做着群众工作。

“老刘到东北根据地，一定能大显身手。不发动群众，军队就不能打胜仗。”

刘群有一种朴素的作风，随随便便。别人的言语碰到他，他不恼火，他说到别人，别人也不觉得伤人。

“要说发动群众，要让一半给女同志，林秀，你不反对我的话吧！”

在干部队里，林秀是唯一的女同志。她原来在延安妇委工作，常到乡下调查研究，她听到有人叫她，从车尾转过脸来，露出红红的颧骨，元下腮和高鼻子。两只大眼睛望着大草原，仿佛在思想着甚么。曹团长看她没有出声，打趣说：

“林秀一定考虑做妇女工作。”

林秀眨眨眼睛，沉静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甚么，女同志嘛。”

林秀不服气的摇了一下头：“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做旁的工作。我们来到东北，不发动群众，怎能站稳脚跟。”

大车朝西北方向走，车把抽着牲口，不行的扬着鞭子。胶皮轱辘在草地上滚。曹团长想了解蒙古的地理，问王耀东说：

“咱们是朝达尔罕王府走么？”

王耀东老练的说：“不走达尔罕王府，一会拐向东北贾家营子去了。”

“老王，这里你全熟悉么？”

“这是家边子道。地上每一朵花，我都能叫出它的名字。”

“哈哈，老王，你真是一个东北人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一个扁脑勺子的青年赶过来，骑着一匹小青马，背一支马枪，扯着马嚼子，凑到车厢跟前，和王耀东认了老乡。

“王付团长，你也是东北人，咱们是老乡呢！”

二

这个扁脑勺子青年是西满军区的一个班长，姓赵，大家管他叫赵班长。他到通辽出勤务，跟着干部队回西满军区，想不到路上碰到了老乡，又是从关里来的老干部，心里觉得格外亲切，见面熟，话也特别多。

“王付团长，你有多少年没有回家了？”

王耀东打个迟，摸摸黑胡楂子，望着赵班长红鲜鲜的脸蛋，一边想，一边说：“打‘九一八’算起，现在已经十四年过头了，年头可不少啦！”

赵班长仰起脸，讲他自己的情况说：“我今年二十岁，‘九一八’那年，还是个五岁的小孩子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听说日本兵占了北大营，跑到大于上看太阳旗，胡里胡涂当了牛马。”

王耀东追忆说：“那时候，我在北大营当排长。”他想起当时“九一八”的情景，又是感慨，又是忿恨：“日本兵往我们头上撘炮弹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不死不伤的人都急得直跺脚，想拚一下刺刀。可恨蒋介石那个混蛋，给张学良打电报，左一个不抵抗，右一个不抵抗。我们一生气，就拉出了东山咀子，后来参加了平东洋的义勇军。”

赵班长眨眨眼睛，想起了一件事：“我听老人说，平东洋打到沈阳城外八十里，把日本兵吓坏了，六月里割了高粱，铁道两旁截了树，老人说是“满洲国”的劫数。

太阳猛热，四外风平浪静。草原上蒸发出一股苦辣的青草味，到处飘荡。鹅鹑在天空上飞来又飞去。花丛里，逗留着红翅膀的胡蝶。

赵班长摆着马嚼子，提起缰绳，让他的小青马追上了大车，便于说话。

“你出去以后，一直没有回家？”

王耀东正在抽着旱烟，望着烟袋锅里的火星子，心里千头万绪，皱了皱眉毛。

赵班长只顾扯着马嚼子，追着车，好象没有看见王耀东的脸色，一直往下说：

“这些年变化可大了。”

王耀东顺咀问：“沈阳总站还是那个样子么？”

赵班长说：“它的南边修了市公署，四层大楼，西边就是公园。”

王耀东望着小伙子的脸，感触的说：“我离开沈阳的时候，那里还是一片空场呢！”

“皇姑屯和沈阳也联起来了，过了三孔桥，全是一片新盖的房子。”

“我离开家的时候，那里也是一片空场。”

“铁西区你也不知道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里全是日本人后盖的工厂。”

“有多少工厂？”

“有多少工厂，我也不知道。工厂高高的烟囱，象一片树林子。”

王耀东望着远方的天空，舒展的吐了一口气：“工厂越多，越好，反正是劳动人民盖的，等东北一解放，我们就把工厂接收过来。”

曹团长爽朗的笑着说：“东北一解放，说不定我们要改行，到工厂里去工作呢。”

王耀东兴致勃勃的说：“我们接受了这么多工厂，就能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。”

车上的人们都参加了谈话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谈起话来海阔天空。刘群乍到东北来，碰到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，提到沈阳的工厂，使他羡慕不已。林秀的心情也是异常兴奋的，没有来东北之前，她的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大豆高粱，森林煤矿，再加上铁路的网，森林似的烟囱，把她的美丽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起来。她希望车把赶快抽着牲口，恨不得一下子走上工作岗位。

王耀东一边抽旱烟，一边和赵班长谈话，仿佛在享受一种快乐，见了家乡人，又问长又问短：

“沈阳的小河沿还热闹么？”

“热闹，它的后边不是达尔罕王府么！”

曹团长插着问：“达尔罕王府不是在草地上么？谁把它搬了家！”

王耀东回答说：“有两个达尔罕王府，一个在东科尔沁中旗，一个在沈阳小河沿。”

赵班长问王耀东：“你记得不记得，沈阳大南门里的张大帅府？”

“张作霖和达尔罕王还有亲戚呢！”

王耀东讲完了，又抽一袋旱烟解解乏。赵班长放开马嚼子，从从容容的，任着马的性子走。快就快，慢就慢，牲口勒草叶子吃，也不轰。车上的人呢，都喜欢听故事，刚到东北来，好象什么都是新奇的。曹团长几次抢着王耀东的烟袋，让他往下说：

“你讲下去吧！达尔罕王是干什么的？”

王耀东顺手放下了烟袋，对车上的人说：“内蒙有四十八家王子，达尔罕王是四十八家王子的头子。”

“他是一个大封建头子！”刘群加上这个政治名词。

“老刘，你说对了！”

“大封建头子，一定会享受。”

王耀东咧着咀，苦笑了一下：“那还用说么！达尔罕王可神气啦！吃着猴头燕窝，山珍海味，喝北京的虎骨酒，抽热河的大烟土。他的老婆戴着珍珠翡翠。他自己吃喝玩乐还不算，还养着一帮喇嘛，给他念经祷告。不当喇嘛的就给他牧马，种地。草地上搭着王爷的窝棚，有了收成，都要给王爷纳贡。”

曹团长笑着脸说：“我听说有靠山吃山的，还有靠草地吃草地的。”

赵班长插了一句咀：“蒙古人就靠草地活着。”

王耀东说：“后来，达尔罕王挥霍过度，光景就不济了。他把通辽这一带草地卖给张作霖，开垦牧场。张作霖兴屯垦军，用皮鞭子撵蒙古人搬家，牛羊给抢光了，牧场卖光了。”

刘群听得生了气，捏着拳头，在车厢上擂了一下，出了一口气：

“张作霖是军阀，纯粹是大汉族主义！”

曹团长在一旁说：“他和蒋介石一模一样。”

“真象一个妈养的。”

“照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的说法，早把蒙古民族取消了。”

胶皮车颠了几颠，过了一片土包，走到西拉木伦河跟前了。车把吆喝着牲口，仃下车，人们从车上跳下来，望望后边的草地，一片确青。赵班长骑着小青马，慢慢的走来，拉了一截子地。

三

西拉木伦河流过了桃花水，河槽子窄窄的，两旁流着沙子，中间浮着白沫、木片、草叶、粪屑，跟着浪花飘走，飘到遥远的草原尽头。河滩上，落了几只白毛的水鸟，吱吱叫唤一阵，看见了大车，吓得飞到河的对岸去。

过河的时候，一个车把走错了地方，走到深水庭里，水上了车铺板，牲口没了肚子，车上的行李湿了。这时候，王耀东跳下河去，又吆喝几个警卫员，帮助车把拉出了胶皮车，上了岸，裤子已经湿得水漉漉的了，直滴着水。

又前进了，蒙古向导在前边走，后面跟着胶皮车。

草原慢慢深了。

王耀东坐在高高的行李上，叉开大腿，一边晾裤子，一边望着深深的大草原。草原上的风景该多么美呀！青青的草叶，红红的花朵，黄蔓子，紫根子，高高低低青枝绿叶的秧棵，他已经十四年没有看到东北的草原了。现在，他回来了，他觉得是怎样爱这地方呀！

可是，他讲的达尔罕王的故事，是怎样使人恼恨呀！

太阳高高的照着，旷野里没有一点风波，大车在草地上走着，轻悄悄的象是不沾地，曹团长打着望远镜，用胳膊触着王耀东，让他讲那未完的故事。

“老王，你接着讲下去吧！达尔罕王把草地卖给张作霖，

蒙古老百姓不起来反抗么？”

王耀东说：“蒙古老百姓是很强悍的，当然要反抗啦！那时候有一个英雄，名字叫嘎达梅林，反对过张作霖和达尔罕王，在这个草原上打起游击，很可惜，后来淹死在西拉木伦河里了。”

曹团长耸耸眼泡，问道：“是刚才我们过的西拉木伦河么？”

“就是那条河。”

“我们过了河，还不知道。”

“这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，英雄的故事是要永远流传下去的。”

“老王，你把你的英雄故事讲到头吧！”

车上的人们都兴致勃勃，为了听故事，不知道乏，不知道饿，大车走了多远，也记不清了。王耀东也是兴致勃勃的，讲起嘎达梅林的故事，自己很受感动，分外提起了精神头：

“让我从头说起吧！嘎达梅林的家是东科尔沁中旗的舍伯吐，离这里大约有五十里。他的本名叫嘎达，梅林是他的官衔。他是达尔罕王府里一个小武官。家里有一个老婆，名字叫牡丹，一个亲戚的女儿名叫天吉良。嘎达梅林的为人很慷慨、直爽、大胆、勇敢，好骑马打枪，有正义感，也交了一些半农半牧的朋友。”

“他是接近群众的，他的起义一定和接近群众有关系。”讲话的是刘群，他分析情况，总是联系到群众路线。仿佛又作了结论。

“我想也是有关系的。”王耀东老练的说，点了点头。“那

时候，张作霖的屯垦军太霸道了！骑在蒙古人的脖颈上拉屎，见地就开，见牲畜就抢……嘎达梅林气极了，领着达尔罕旗的老百姓，到奉天城里去告状。达尔罕王和张作霖一个鼻孔出气，撵走了告状的老百姓，把嘎达梅林革了职，押在达尔罕旗的监狱里，准备枪毙，不让走漏消息。王府里有一个小孩，平常和嘎达梅林有交情，偷偷的给牡丹送了信。牡丹听了这个消息，一点也不犹豫。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，留下了亲戚的女儿天吉良，骑上骠马，挂上合子枪，会合暴动的老百姓，准备给她丈夫劫狱。看狱的是巴萨拉达，一来，看见牡丹带来的人马很多。二来，自己的良心受了感动，打开了狱门，放出了嘎达梅林。旗里的蒙古人，听见嘎达梅林出来了，高兴的了不得。推举他作起义的领袖，一号召，送子弹的送子弹，送粮草的送粮草，也有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参加的。骑着马，带着洋炮、快枪，轰轰烈烈，在蒙古草地上拉起了队伍。把屯垦军打得希啦哗啦，达尔罕王吓破了胆子。”

故事讲到热闹的时候，车上的人情感都激动了，恨不得跳到草地上，帮助嘎达梅林打游击。沉不住气的人就乱吵乱嚷，追问下落：

“老王，真急死人，你快说呀！”

王耀东噙着黑胡楂子，阴着脸，望望大家热情的脸，难过的抽了一口冷气：

“到后来，嘎达梅林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，子弹少，粮草缺，纪律差，没有共产党领导，革命是不会成功的。张作霖和达尔罕王看他是眼中丁，一心想消灭他。调来汤二虎的军队、杨大马棒的军队、李守信的军队。李守信更是阴险诡

诈，他把子弹用开水煮过了，托人转送给嘎达梅林。到了打仗的时候，子弹打不响，李守信带着骑兵，漫着草地追过来。游击队打死的打死，逃散的逃散，牡丹也失败了。嘎达梅林看见这情形，又是急，又是恨。他下了决心，死也不投降。抽着牲口，跨过草甸子上的尸首，单人独马渡西拉木伦河，正是河开化的时候，河心流着冰，水凉得透骨。他咬着牙，骑马渡到南岸。南岸的冰碴还没有化呢！他打马跳了两次，马蹄子扒到冰上又滑下来……”

四

王耀东说到这里，心里一阵难过，不忍再讲下去，就停了下来。回过了头，怀念的望一望抛在后面的西拉木伦河，西拉木伦河给草地遮盖住了，显得沉静、幽美、辽阔，也包藏着不可预测的危机。听故事的人，都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，感情总是转不过弯来，觉得不大舒服，却还要问：

“到底嘎达梅林结局怎样？”

王耀东叹口气说：“结局是悲剧。”

一个警卫员非常关心的问：“甚么是悲剧？他淹死了么？”

王耀东说：“淹死是悲哀的。他的最大悲哀，是他的理想没有实现。”

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理想活着。”

插话的是女同志林秀，她不拘泥，也不呆板，要说就说：

“我记得‘一二九’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几个东北的同学，他们最富于理想和感情，唱到《松花江上》和《五月的鲜花》的时候，就想起家来。”

曹团长半开玩笑的问她：“你唱歌的时候，也想过家么？”

“现在，我连唱都不唱它了。”

林秀摆一摆头发，爽朗的笑着，不红脸，不骄傲。她想起自己在延安整风学习，又做了一个时期地方工作，思想和情感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变得更健康了。

“林秀同志，你给我们唱《五月的鲜花》吧！现在正当五月。”

王耀东和刘群向她提出要求，车上的人一致附议，也有拍手的。弄得林秀很难为情，唱也不好，不唱也不好。后来她看见大家是那么热情，诚恳，推辞不掉。她轻轻的唱了几声：

五月的鲜花，
开遍了原野，
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，
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
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！
如今的东北，

.....

王耀东听林秀唱着歌，每一句歌词都打动他的心。开头唱起《五月的鲜花》的时候，王耀东的眼睛正望着原野上的花朵，那红色的花朵象火炭一般的新鲜，又艳丽，又希罕人。第二句唱到“志士的鲜血”，他觉得有点阴郁，“志士”应该指着嘎达梅林说的，这个英雄在草地上牺牲了，很值得人钦佩。接着唱到“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”和“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”，他再三思索这两句话，好象是说嘎达梅林，也好象是说自己。他在平东洋义勇军的时候，和敌人出生入死的打过仗，后来他到华北参加了八路军，一直坚持了抗战到底。抗战胜利了，他回到东北来了，一片壮丽的前景摆在他的眼前，正当着林秀唱到“如今的东北”的时候，哑了嗓子，就订下了。仿佛弹琴断了弦一样。他的心里觉得很痛不快。

“你怎么不唱下去了？”

林秀扬起沉静的脸，望着王耀东郁郁的神情，知道他回忆着过去的生活，慢慢地说：

“我不愿意唱下去，这歌子和我们今天的情感不调和，有点苦。”

“苦也好，苦能唤起我们的仇恨，唤起我们斗争情绪。因为东北老百姓受了十四年的痛苦，我们才要到东北来。要解放全东北，永远不过痛苦的日子。”

王耀东的话是那么有力的打动人们的心。车上的人们都扬起脸来，瞅了王耀东一眼，又瞅了曹团长一眼，然后大家又对了一下眼睛。谁都想到自己的责任，仿佛有一付担子撂在肩膀上。觉得沉重，谁也没有发出一声。车把好奇的转过脸来，听着大家谈话，把鞭子订下了。

过了一会。王耀东看见赵班长骑马走过来，挺着胸脯，一支大枪在肩膀上斜背着。小伙子象是无忧无虑的样子，那么轻松自在。他问他说：

“老乡，你在伪满的时候怎样？”

赵班长摇着头，痛苦的咧着咀：“这十四年可真够呛，要国兵，抓经济犯，出荷，出劳工，……逼得老百姓有地缝也钻进去了。”

“能吃上高粱米么？”

“打下粮食来，去了出荷，什么也不剩，有人在枕头里藏一把口粮，警察也给翻出去。谁家锅台上掉了一颗粳米饭粒，也成了经济犯。”

车上的人们听见赵班长的话，都很激动。林秀听说了，又